

書名 文選三十卷 朝鮮刊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二十一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貴重 38
 編號 D7811000

卷二十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選三十卷 朝鮮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班孟堅西都賦一首

賦甲

東都賦一首

張平子西京賦一首

都賦序

班孟堅

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
 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
 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
 西土父君德帝不都
 安陽固作兩都賦以諷
 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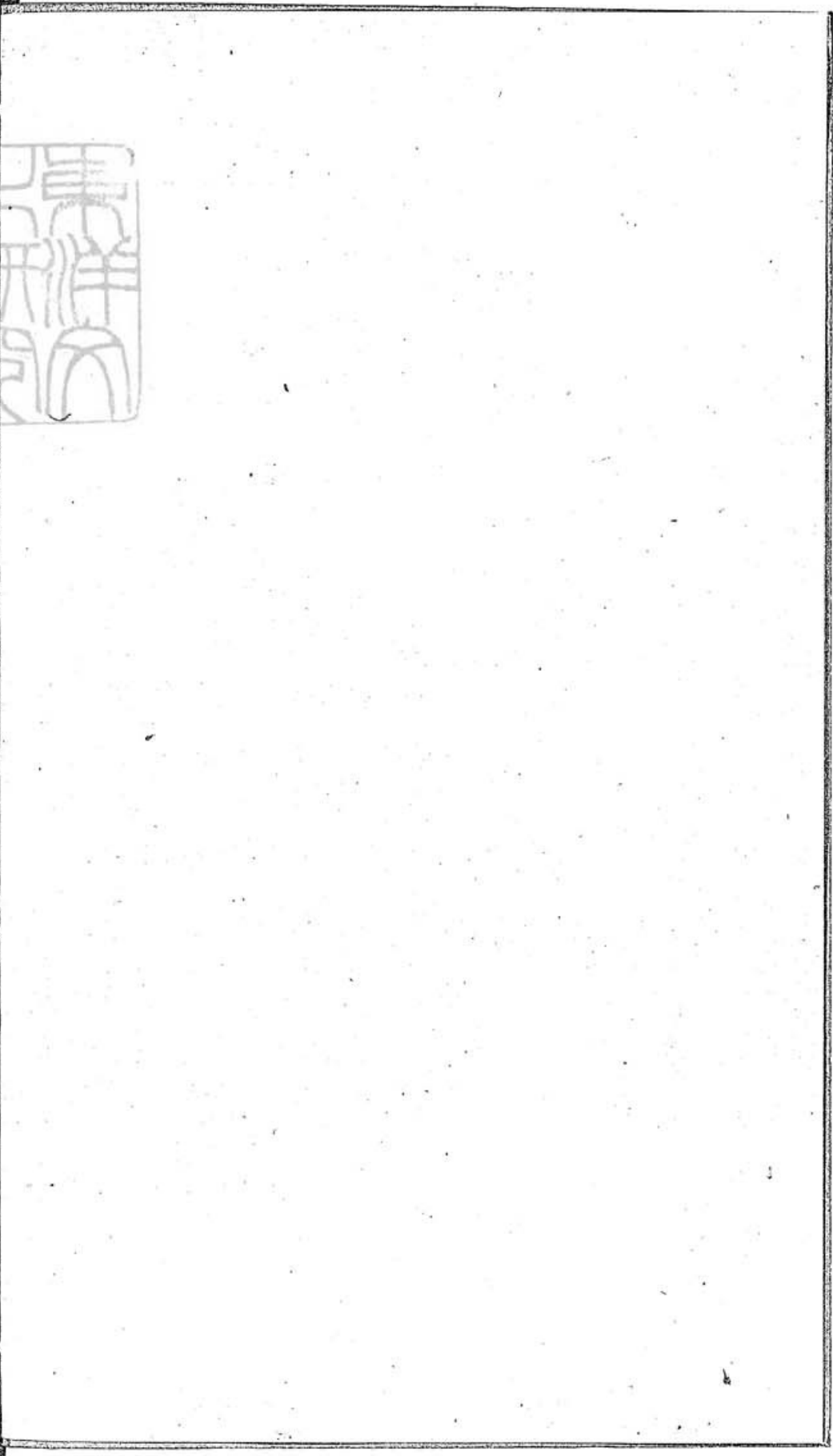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833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長



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十三

言上

李少卿答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揚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朱叔元與彭寵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阮元瑜為曹公作與孫權書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列

秋

又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又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答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翰曰漢書云季陵字少卿天漢二年
陵率步卒五千入出塞與單于戰

子卿足下

岳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答之

德善也

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策立休美

問之德美通時君之道遇之甚也

美之甚也

幸遇也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幸遇也

者遠赴異國無相見期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者遠赴異國

也依望風謂遠望昔者不遺遠辱還答不遺

也依望風

武有情也陵前與蘇武書慰誨勤勤有踰骨肉

武有情也

向日慰誨謂慰勞陵雖不敏能不愧然

向日慰誨

也言雖不達事理豈不慨自從初降以至今

也言雖不達

然數言其情深於人致此耶

然數言其情

深於人致此耶自從初降以至今

府

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親但見異類
翰曰異類不韋韋古韋韋為韋也韋之唯以皮羶肉酪漿以
 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
為袖以也韋衣袖也韋也韋之唯以皮羶肉酪漿以
 慘裂良日冰厚故色玄土也但聞悲風蕭條之
 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
 胡笳互動牧馬悲鳴胡人吹之為曲吟嘯成
 羣邊聲四起鳴鼓吹之屬長坐聽之不覺淚
 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銑曰自嗟
何也聞此之聲陵獨與子別後益復無所上

正

念老母臨年彼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魚武帝
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也鯨魚身負國恩為世
 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
 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良日禮義中國國違棄
 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良日城傷已冷先
 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父後嗣今乃成戎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向日
戰之功甚大為罪亦孤負陵心區區之意
孤負其心不知臣妻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國之意見其母妻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然不知生之有陵心忽陵不難刺亦心以自明

泉

已矣前曰願念已止也言我雖欲殺身無益
 適足也忍恥辱在句增著故每攘臂忍辱軌復苟活攘奮
 久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飛音冷久悲支音
 增怏怏耳此乃以音樂相勸勉也不見陵憂情則
 不樂也悲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
 心前書倉卒忽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濟
 下事也則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
 先謂武帝也絕域遠國也五將失道陵獨

山

遇戰良曰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有期期而
 裏萬里之糧師徒步之師向曰師出大漠之
 外入疆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銑
 十萬也軍有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勞倦也
 新羈之馬謂胡人驅散馬然猶斬將搴旗
 以被之羈以皮絡馬頭也取賊之旗軍滅跡
 追奔逐北敗曰北賊敗走而陵軍逐之滅跡
 婦塵斬其梟帥良曰殺敵之易如滅行跡
 將逐之陵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向曰謂陵也
 不才希當大任銑曰希意謂此時功難堪矣
 濟日地勝也言此匈奴既敗舉國興師翰曰

洞

春

所為陵所敗遂退盡其更練精兵彊踰十萬

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去

步馬之勢又甚懸絕匈奴為主陵為客客且

不布主矣陵步卒匈奴馬疲兵再戰一以當

千然猶扶乘創初痛決命爭首自其扶其創

敵眾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死傷積野

餘不滿百不斃日餘兵而皆扶病不任干戈

創痛不堪戰也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

刃指虜胡馬奔走猶懼威也兵盡矢窮

人無尺鐵也尺鐵兵器猶復徒首奮呼故爭

為先登奮迅曰徒空也言無兵器空首當此時

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謂飲泣也

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濟曰單于將

復可得欲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

免耳鉞曰賊臣謂陵軍侯管敢得罪亡入匈

乃言曰必無伏兵唯大將兩匈奴首高皇帝

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

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其乃得免高祖

將三十萬眾伐韓王信於平城為匈奴所圍

七日不得食用陳平奇計得免如雲如兩言

多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良曰高祖尚如此

禪

力也致而執事者云去苟怨陵以不死向謂多
 言也力以不死謂不然陵不死罪也齊曰言陵
 以死也力為國也然陵不死罪也齊曰言陵
 有所以亦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
 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
 陵不死有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
 主耳翰曰陵前書云若將不死功成事立誠
 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
 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亡不死三敗之辱卒律子
 德向踐之備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
 耳銑曰范蠡越之賢也吳王伐越越敗王走
 於會稽山後七年用蠡計遂破吳是復自

寺

受刑謂母與子此陵所以仰矢推直心而泣
 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
 得不云爾乎翰曰武與陵書云漢與功臣不
 得薄武為漢臣何得不云如此其
 實薄昔蕭樊囚繫韓彭趙良曰蕭何樊
 也祖功巨而蕭樊囚繫韓彭趙
 見辜免相曰景帝時表盜譜言魏其侯實嬰坐
 為權夫田蚡事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
 稷市辜罪也

什

夫之徒命也銑曰佐命謂佐王皆信命世之才抱

將相之具翰曰命名也言其而受小人之譏

並受禍敗之辱率子使懷才受謗能不展被

三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我向日文帝欲

卿之位洛陽之人少小初學專欲擅權於是天

子疎夫有隙後出為長沙王太傅景帝欲討

周亞夫有隙後出為長沙王太傅景帝欲討

皇后信王信亞夫曰自高祖約非有功不得

侯今信雖皇右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後謝病

遠免竟下獄歐血而死誰不為痛心哉二子陵先

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

廣也日先將軍

男冠於三軍之天也義徒失貴臣之意到今

身絕域之表征匈奴責廣失道廣日結髮與

年六十大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

到也國表外也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歎

者也銑曰功者死故負戰而長歎何謂不簿

我甚薄而武何謂云不簿哉且足下昔以單

車之使適萬乘之虜濟曰武奉使入匈奴單

物

多也虜則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幸

命雖生何面日以歸漢乃引劍自刺氣絕半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匈奴中十九年交還白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匈奴中十九年交還白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匈奴中十九年交還白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匈奴中十九年交還白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匈奴中十九年交還白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匈奴中十九年交還白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匈奴中十九年交還白

首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濟曰武奉使既又母死妻嫁也去室謂嫁

也終堂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謂母亡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

百亡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言句如善武志節後得還漢况

天子為天下之主而不知乎陵謂足下當

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謂封諸侯之事也

薦進也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與享受也

屬國向之二千貫屬國今鴻臚卿無尺土屬國今之二千貫屬國今鴻臚卿

之封加子之勤勞也勤勞也而功害能之臣盡勤勞也

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謂濟曰

廊廟貴戚及貪財巧佞之臣子尚如此陵何望廊廟貴戚及貪財巧佞之臣

我且漢厚誅陵以不死死謂不為國家盡死

節薄賞子以守節於漢也欲使遠聽之臣節薄賞子以守節

望風馳命此實難矣向曰聽所以每顧而不望風馳命此實難矣

悔者也良曰每內顧雖身陵雖孤思漢亦負悔者也

德濟曰力屈而降則孤恩昔人有言雖忠不德濟曰力屈而降則孤恩

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

義視死如歸陵志誠儼能安於此事主上豈

能眷眷也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能眷眷也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

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闕曰天子所居也北使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

於我為辨願足下勿復望陵良曰勿復望

乎子卿夫復何言復何言謂不復可言此異

辭之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

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離矣幸謝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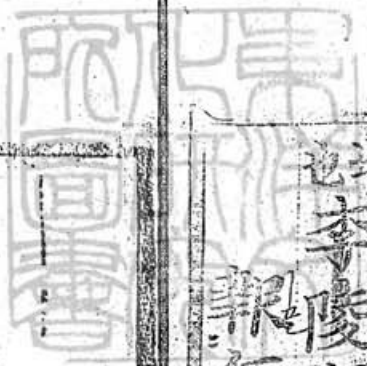
勉事聖君勤勤之辭也勉勵以事聖君相謝

戒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子也武在匈奴

中胡婦產一子勿努力自受時因北風復感

德音良曰上云人絕路殊故云北風謂南風向

北李陵頓首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



向曰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
也言李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譏
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獄受割刑後
為中書令修史記益州刺史任安字
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

太史公牛馬走齊曰太史公遷之父走猶僕

蓋自平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書

賜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教示接於人物推讓賢才以進

懇情苦本反良曰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

之言僕非敢如此也若望我言不相師用

少人所勸戒之辭如流俗僕雖疲駑亦嘗側
聞長者之遺風矣此向曰疲極也駑馬也亦嘗耳聞
謂古賢人之遺風也顧自以為身殘處穢謂
也惡名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獨鬱悒邑而誰
與語而反損既不得志則與誰語此於益諺曰
銑曰諺言也古今誰為去聲為之孰金聽之曰
相傳之諺言也古今誰為去聲為之孰金聽之曰
少卿書教遷推賢進士遷意云君非聖明也
則有過為誰為之及令誰聽用我也孰誰也
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也銑曰蓋
古之知音者伯牙善鼓琴鍾期知其妙理期
既死則無人知音故不復鼓琴矣今君不明
察是無知音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已
使我何為知音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已

者容士向曰何則謂自發問上事何則如此也
子為愛於己貌者而飾其容令人若僕大質
不知我心不悅我道亦何所為

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

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翰曰大質身也

雖才如懷隨侯之珠下和之玉行若許由伯
夷之貞潔何以為榮足以見天下所笑自取

點汚書辭宜吞會東從才上來書詞宜即吞

為東從天子來故未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

卒迫無須吏之間得竭志意良且復答書

也竭今少卿抱不測之罪事囚於獄不測謂

也竭今少卿抱不測之罪事囚於獄不測謂

生知不涉旬迫季冬銑曰近季僕又薄薄從
上文市雍迫從天子將祠祭於雍雍祠神所又
恐率然不可為諱濟曰卒然言速也是僕終
已不得舒憤懣本門以曉左右銑曰恐安死未
不得少卿左右猶足下也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
窮良曰長逝者死也言不答書也請略陳固陋
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今曰書略陳固陋之言
以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聚也府愛
施者仁之端也銑曰端取與者義之表也曰
謂行德也與恥辱者勇之決也向曰受取辱

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
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也濟曰言君子之
故禍莫憐於欲利者禍必至憐憐也悲莫
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銑曰辱先代祖
莫大於官刑濟曰官刑為大也刑餘之
人無所比數自謂也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翰曰刑餘之人不足比數非此謂一代然所昔
從來處乃遠言自古已來有之謂下文也
者衛靈公與雍梁同載孔子適陳向曰雍梁
同車而行靈公與此同車也商鞅因景
子為次車孔子取之去衛之陳也商鞅因景
監見趙良寒心景監見穆公既得用之後為

趙良之說以為恥同子參乘素絲變色自古

而恥之向名曰故易言天子景帝與之同車表

此則自古取之也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

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銑曰中才

事有關於聞人皆且傷其氣乎如今朝廷雖乏

入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良曰

奈何得遣進賢士乎薦進也豪俊賢士也僕

賴先人緒業濟曰先人祖也得待罪輦轂下二

十餘年矣銑曰常懼不繼先人所以自惟上

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

主翰曰惟思效用譽也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

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向曰拾國家遺失之職

巖穴之士謂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

斬將搃旗之功前敵之旗搃取也將拔下之

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

光寵也向日交游朋友也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

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銑曰言上一遂苟

且合時取容執事於國無損益之驗可嚮亮許

者僕亦常廁下大夫之列銑曰謂未刑之時廁

也謂未刑之時廁

也謂未刑之時廁

也謂未刑之時廁

間也遷為太央用陪奉外廷末議濟日陪奉
大夫也列次也廷講不以此時引網維盡思慮
朝堂也末餘也士也引舉也維今已虧形為
良日不以進賢大夫也時舉網維
盡思慮以進賢士也引舉也維
掃除之隸在關其勇之中刑也
道也隸僕隸也乃欲仰首伸肩論列是非
耳小人亦不肖之類乃欲仰首伸肩論列是非
不亦輕朝廷羞當代之士邪我輸日伸舉也言
小人亦羞之當代之士謂天下論列是非
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恨之甚且事本
未未易明也濟日本末謂終始也言凡僕少
負不羈之行良日遷自繁性行長無鄉曲之

譽知其才乃無善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

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父翰也故人事奏進

後才也周衛謂朝廷也言天子幸以遷父僕

以為戴盆何以望天向曰戴盆則不見天既

先人之業故欲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

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銑曰竭盡也言

欲盡不才之力以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

主上求濟日言務一心專營其職而事乃有大

謬不然者夫卒良日主上不知此心有信謬言

助也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為侍中官素非

能相善也趨舍捨異路向曰素心非能與陵相善好趨進退舍各

路也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

為久自守奇士銑曰自守奇節之士事親孝與士信臨

財廉取與義良曰廉清也言清不濫取與必有義也分別有讓

恭儉下人謙卑不爭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

家之急其素所蓄六丑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

風濟曰徇素本也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

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向曰奉天子命出邊不念計生

事赴國以奇節矣今舉事一不當銑曰謂降

此亦以奇節矣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謀藥外其

短後誠私心痛之翰曰朝臣能全養其身保

而陵有此一失乃隨後搆結以生其短在加

誅戮誠私心所痛也軀身也妹猶搆結也藥

也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

良日提足歷手庭垂餌虎口銑曰王庭匈奴

執也橫挑從鳥疆胡仰億萬之師弄引之橫橫行挑

也仰謂遠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

當去聲向曰言陵軍兵少所殺虜救死扶傷

不給遺棄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

王榮引弓之人翰曰言胡虜兵傷元多故其

右賢王並匈奴王之號一國共攻而圍之良
引弓之人善射之人也
攻陵而圍之兵共轉鬪千里
道窮救兵不至
謂五將失道不至
士卒死傷如
積智然李陵一呼勞軍士卒無不起
為陵撫勞無不躬自流涕沫血飲泣
李陵之身涕淚也血沾
面曰沫淚入口曰飲
張空拳擢冒北白刃
比嚮許彘死敵者
翰曰張舉也言矢盡道窮
者謂爭勇死於首敵謂得於人心也
陵未
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
文市壽

後數日陵敗書聞於天子也
主上為之
食不甘味聽朝不怡
怡也
大臣憂懼不知
所出
臣銑相也大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
愴恒副悼病也
憂誠欲效其款款之愚
勤心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
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甘者絕味而
不食食之少者必與眾分身雖陷敗彼觀其
而共也故得人死力也
身雖陷敗彼觀其
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
也良言其意且欲取其
得其敵將執漢事已無可奈何
銑曰謂其
推敗功亦足以暴瀟於天下矣
士卒死力苦

後數日陵敗書聞於天子也
主上為之
食不甘味聽朝不怡
怡也
大臣憂懼不知
所出
臣銑相也大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
愴恒副悼病也
憂誠欲效其款款之愚
勤心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
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甘者絕味而
不食食之少者必與眾分身雖陷敗彼觀其
而共也故得人死力也
身雖陷敗彼觀其
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
也良言其意且欲取其
得其敵將執漢事已無可奈何
銑曰謂其
推敗功亦足以暴瀟於天下矣
士卒死力苦



戰邊亭屢推敗匈奴亦可僕懷欲陳之而未
以歸露於天子遷心懷此事欲陳通會名問即以
行於天子而未便也
此指推言陵之功上所謂此指謂於欲以廣三
上之意塞睡懈此懈之辭向曰睡懈怒貌未能
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才貳師而為季陵
游說遂下於理良曰猶未遷意也初天子遣
貳師將軍李廣利為將助兵及陵遇戰而貳
師無功天子乃以遷誣問欲沮止貳師以成
李陵而為其游說遂拳拳辨之忠終不能自
下獄理謂獄官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有司
列也謂天子也卒從吏家貧貨賂不足
以遷為誣謂天子也卒從吏家貧貨賂不足
之議上謂天子也卒從吏家貧貨賂不足

以自贖罪而遷家無之交游莫救視左

親近不為一言身非禾石獨與法吏為伍日

也伍對深幽圜圜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

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濟曰因李陵既生

降類其家聲而僕又再二之蠶室也銑曰類壞家

聲謂陵祖考皆名將而乃降故也何次也蠶

室漢行割刑之室使其避風養創者言我又

次之於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良曰為天

笑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難為俗人奏曲

而謂難也俗人不知也未僕之先人非有割

符丹書之功皆漢之先人謂遷父也割符丹書

此其功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非上所

知天，文律歷卜筮祠祝之事，為天子所戲弄。

如倡優，女樂所畜，以為調戲者，故人俗之所

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

何以異？九牛亡一毛，不減其少，命之輕賤，

與螻蟻所輕之也。蓋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

比，明狂見罪，謹不與死，節王事者，相比以哀

惜，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

也。翰曰：特，獨也。免，猶脫也。卒，終也。言遷之，死

不能代人，不知獨以遷為智，力窮盡罪，累重極

也。者設疑以發下文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

云：皆自樹立使然也。故人固有一死死或重

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銑曰：人

一死，若生不直，明君臨之，以義命則輕，如鴻毛，故

太山若遇明君，臨之以義，命則輕，如鴻毛，故

死則一也，用之太上下辱，先其次，不辱身，曰

所歸趣殊矣。也辱先，謂不忠於君，是辱先，人

祖考辱身，謂忠於君，君不見明察，以見刑罰，

也。其次，不辱理色，理色，顏義。其次，不辱辭令，

翰曰：辭文。其次，屈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曰

易服，謂畫衣冠。其次，關木索，被義，箠楚受

辱，銑曰：關木，桎梏索繩也。其次，剔毛髮，

嬰金鐵受辱，金鐵謂鑲也。嬰，謂髮刑，繞

其次，隳

肌膚斷短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良刑遷日腐

所刑也傳曰刑不上也市大夫此言士節不可

不勉勵也任天子必擇賢者使居之於天下夫威

儀表萬人法則刑所以禁小入故不猛虎在

上大夫也土君子不可以不勉勵

深山百獸震怒及在檻穿之中搖尾而求食

積威約之漸也取猛獸也搖尾求食謂求於

士為刑所加威力強折也故士有畫地為牢

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

也銑日半獄也勢不可對者不可謂刑勢不可入

也銑日半獄也勢不可對者不可謂刑勢不可入

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

良日暴露榜擊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

地視徒隸則正惕息既放拘繫見眾奴之類

則正容驚惕喘何者積畏約之勢也為輸日何

者是以積累畏懼制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

疆顏耳是貴乎不日言人拘繫至此而言

顏何足貴且兩伯伯也拘於羨里文王伯長

也紂以賢畏之拘李斯相也具於五刑良

李斯相春為趙高譖乃先刑也五刑也淮陰王

也受械於陳下封信為楚王後有告信反者

縛信用陳平計為游雲憂信謂帝帝乃令武士

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王高祖將梁

陳豨微兵於梁越稱病上捕繫之囚於洛陽張

者皆言為諸侯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

清淨室劉氏勃盡誅之立文帝五伯古之齊

桓公晉文公絳侯謀反者遂囚於清室清室

囚也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嬰也赭赤色

也謂人扭服關也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

辱於居室數窘漢王漢王求之乃匿於濮陽

周氏周氏髮鉗之賣於朱家也丞相賀之

灌夫為丞相所怒乃縛之以其罵坐不此人

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隣國從西伯下至灌

夫九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

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言不能引決

列以自裁毀免在於拘執之中此古今一理

由此言之勇怯勢也疆弱形也審矣何足怪

乎向曰勇怯疆弱皆形勢也勢疆則勇形夫

人不能早裁繩墨之外至亡滅以出獄吏繩

墨之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

不亦遠乎進疑則至鞭杖欲引節繩墨而稍

遠於古人所以重施刑大夫者殆為此也

知幾難也言大夫明於事理故夫人莫不貪

難加刑近為此汚辱殆近也故夫人莫不貪

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

乃有所不得已也翰曰至於感激義理者則

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

立少鄉視僕於妻子何如哉向曰言父母兄

矣視我何足顧也且勇者不必死節銑曰勇

知義理故不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良曰慕

必為人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良曰慕

勉力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

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縲之辱哉濟曰縲縲謂

亦識去就何至自沈溺此辱蓋且夫臧獲婢妾

欲成先人之業故未能死也且夫臧獲婢妾

由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翰曰荆揚淮海

呼婢為獲言此卑賤之流或有引決所以隱

自殺者况我不得已言當須自殺也所以隱

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

所不盡鄙陋言不辭糞土之中者恨於私心

有所不盡鄙陋言不辭糞土之中者恨於私心

設死也死於此代文章之士古者富貴而磨

不見於後世矣事表見也

滅不可勝記唯周黨非常之人稱焉翰曰遷

記云古之富貴名皆磨滅不可勝記而蓋西

伯拍而演周易良曰西伯文王也拘囚也

廣也周易本八卦而文王廣

之成六神厄厄而作春秋陳銑曰孔子厄於
原放逐乃賦離騷乃作原事懷王遭放逐
孟失明厥有國語明謂無目也厥其也失孫
守贖贖至恐其賢於已乃刑斷其兩足而黜之
刑斷足曰贖也因此時皆呼為孫贖修作列
美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曰秦始皇遷呂不
也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名呂氏春韓非曰秦說
秋而代傳讀之言覽者謂八覽韓非曰秦說
難孤憤韓非曰韓非入秦為李斯毀之下獄而
之此乃書奏秦王後李斯方毀之不見用而遭
而後作也遷但取比類以有才不見用而遭
也刑詩三百篇大底音賢聖發憤之所為作

也雅之致而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大此人皆意
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由

述往古興亡賢愚之又如左丘無目孫子斷
事思來者以作戒也又如左丘無目孫子斷
丁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喪

空文以自見不進為用是垂空文以自見其
志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濟曰遜煩

順於古人之志謙也近自託於無能之辭濟曰遜煩
於不才之辭無能猶不才也網羅天下放
失舊聞向曰言網羅天下放棄亡失之略

其事綜其終始記略量古人行事其終始
也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亡紀也上說軒

轉下至于茲也翰曰軒轅黃帝也為十表本紀十

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

一齊曰史記凡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

變成一家之言文曰地理亦可以盡人事成敗天

通變也草創未就會遭此禍良曰草創制

記未成遭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

此刑矣刑而無愠色不然亦自裁而成死也就僕誠已

著此書藏之名山以示之故深藏之名山可傳

之其人通邑大都通邑曰其人謂君知音人

也則僕償前辱之責刑良曰償還也取辱前

所負也於鯨萬被戮豈有悔哉白曰雖萬

矣恨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俗人曰

不知之難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且

至賤左有邪佞多生謗議君則信也僕以此

語遇遭此禍翰曰此語忠義之重用為鄉黨

所戮笑鄉黨曰朝廷以辱笑是一也為以汚

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

百世垢彌甚耳鐵曰若是以腸一日而九迴

翰曰憂思迴復於心腸居則忽忽善有所出則不知其所以往鐵曰忽忽憂而心迷也

每念斯恥，汚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謂被刑也。
 身直為閹，閹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日濟
官引也。出也。閹臣也。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
狂惑。府下。仰高也。狂惑謂小人也。言將順從
與之通。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僕私
游焉。刺力。綴。救乎。與我。心刺。戾也。繆誤也。今雖欲
自彫琢，曼辭以自飾，美也。曼無益於俗，不
信。益。銑。日。雖。欲。自。飾。其。美。恐。祇。足。取。辱。耳。良。辭
也。要。召。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及。死。後。名。譽
也。流。於。千。載。也。書。不。能。悉。意。故。略。陳。固。陋。猶。鄙。也。

謹拜

報孫會宗書一首

楊子幼

濟曰漢書云湯暉字子幼華陰人也
為常侍與太僕戴長樂相失詔免為
庶人暉既失位以財自娛其友人勞
道太守孫會宗與暉書諫戒之暉見
廢內懷不悔其後有日蝕之咎此人所
憚驕奢不悔又得與會宗
下廷尉按驗之遂得與會宗
書宣帝惡之遂得與會宗

憚材行污穢，文質無所底。音旨。銑曰。幸賴先
 人餘業得備宿衛。翰曰。先人也。常侍散騎宿衛
官人也。故遭遇時變以獲爵位。雲謀反。憚
此言也。故遭遇時變以獲爵位。雲謀反。憚
憚以此有功。封平通侯也。終非其任。卒與禍

會良曰非其任者謙也禍足下哀其愚蒙賜

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也銑曰曠暗督正

所不然竊恨足下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

毀譽也濟曰惟思也猥猶曲也言其深思言

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

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翰曰謂會宗曲隨毀

鄙陋為文飾其過若默息不言則違孔子各言

爾志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謂會宗

輝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銑曰謂父朱

謂宗族十人乘之也位在列鄉爵為通侯

與國也侯揔領從官與去聲聞政事濟曰揔領

家政事會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

輸曰建立也言不能有所立又不能與羣僚

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音望助正也僚官

又不與羣官同心并力已負竊位素飭之責

久矣銑曰竊偷也素猶空也言不能宣化輔

責又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

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良曰變故口語謂不見

在常禁人之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

責濟曰夷殺豈意得金首領復奉先人之丘

墓中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音良惟君子

游道樂以忘憂向曰游無小人全軀悅以忘

罪銑曰靡身也忘罪謂竊自思念過已大矣

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終曰沒是故

身率妻子勸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曰

治執作也公君也以給君上不意當復用此

以為譏議宅室以財不意會宗以治產業起夫

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不禁向曰止者之情好

聖人弗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有時而既曰銑

終亦已掩獲其哀有時而盡也其臣之得罪

己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魚羔斗

酒自勞良曰憚自謂也上言親送其終有時

多所勤勞之苦伏臘歲節以家本秦也能為

秦聲秦聲擊也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

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

濟曰走樂器陶士其詩曰田彼南山向曰南

山陽地而膏蕪穢不治政亂也種一項豆

落而為糞銑曰一頭百畝也喻百官也糞豆

空有莖而無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須待

也言國既無道但當行樂欲待富是日也拂

貴職位亦何時也言不可求之

衣而喜奮袖低叩頤足起舞低向曰奮舉也誠
淫荒無一度不知其不可也銑曰樂之極也
為但適博幸有餘力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性而已
良日糴其時之賤者乘貴而出此賈豎之事之十中取一分利也賤易也
污辱之處憚親行之濟曰賈賈賣也豎小
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輸曰我在
寒而懷戰慄言懼也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衆人毀聲所歸集不
靡尚何稱譽之有會宗猶復隨口如風之靡
草亦何求稱善之譽也謂會董生不云乎明宗書教其求譽之故乃答之
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銑曰

所高

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董仲舒對策文也求仁義之人以居
相為謀輸曰大夫庶人道不今乎尚安得亦與子殊矣
卿大夫之制而責僕我濟曰謂復夫西河魏為庶人也
其文侯匹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魏文侯所與作
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良曰西河會宗居處
得其遺風知去就之分魏文侯所與作
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言會宗高
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西曰昆戎
豈能使鄙俗習子之風而移其人心乎言我人子弟多貪鄙之性如子有節槩清素之風

六臣曰如此作前後
論盛者章書一首

孔文舉

志亦不於今乃觀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
願勉旃無多談翰曰勉疆海之也言願子疆
也我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朱叔元

翰曰范曄後漢書云朱浮字叔元沛
國人也初光武拜為大將軍幽州牧
而玉養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
多發倉廩給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
聞之大怒以兵攻浮作此書
責寵後為大司空坐事賜死也

蓋聞智者慎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

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

也美向曰京城太叔而惡長子莊公及武公薨於



公即位姜氏請京城使少子居之謂之京
姜氏期而驕奢不知足且無賢輔乃將欲與
出奔是自棄於鄭也京城地名太叔號也
通以名字與郡有佐命之功臨久親職愛惜

倉庫鏡曰伯通彭寵字名字謂聲譽也而

刺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翰

兼執即疑浮相譜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

之計良曰言寵疑得以此相譜於主上何不詣

天子關下自陳說所由朝廷之於伯通恩亦

厚矣委以木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

同子孫之親翰曰朝廷天子也柱石如匹夫

卷二十一

腰以證母尚能致命十殄無識之人言此無

尚能致人死命以報惠也宣有身帶三綬職與

天邦綬服飾也大邦滌陽也而不顧恩義生

心外叛者乎寵受天子厚恩深義心生背叛

也伯通與東民語何以為類行步拜起何以

為容濟日言其不顧恩義而為背叛坐卧念

之何以為心翰日言豈引鏡窺影何施眉目

向日窺見影也言其舉措建功何以為人

惜乎棄休今之嘉名造臬古鳴夷之逆謀良

先美令善嘉順也臬鳴不孝鳥也掄傳葉之

慶祚良日言光武封寵為建忠侯招破敗之

重災翰日謂謀逆也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

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亦哀乎向日言

逆常高論堯舜之美道而不哀伯通與耿俠游

俱起佐命同被義國是銑日上古太守耿向

武佐命使游謙議屢有降拒之言而伯通自

伐以為功高天下良日降拒臣伏也而伯通

而獻之豕為奇異獻之天子行至河東見羣

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

為遼東豕也翰曰言寵自矜伐其功以為天

豕亦如遼東之豕今乃愚矣自比六國伯通自

於昔者六國之時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廉玉

數千里勝兵將百萬也將猶近有也勝疆故能

據國相持多歷年所數也所今天下幾里刻

郡幾城濟曰幾者假設問辭言今天奈何以

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翰曰區區小貌結怨

臣禮待故怨此而以羣此猶河濱之人捧玉以

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以向曰孟津河流也

如寵以一小郡欲結怨以敵天下之心也

亦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

力立名於世銑曰不肖愚也皆歡樂而立忠

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掄盛時叛逆如病者

中風而徒狂走無所成事內聽驕婦之失計

終自奔死不見釁之盛時外信讒邪之諛言計軍國事諛虛也長為羣

后惡法求為功臣鑿戒豈不誤哉叛逆必見

誅戮則為同時立功之臣指之以為定海內

見惡而戒身也竊為誤哉鑒見也

者無私離勿以前事自疑私離寵勿以前事

有過懼誅疑而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叛逆見

不改逆歸順也

六臣曰前後作
為述列牧與彭電
書一首 朱叔元

誅必害者
留意改節
以願母弟
願弟凡舉
事無為親
厚者所
痛於親
厚故痛之
而為見
辭者所快
見誅斬
所快也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

翰曰是書與魏太祖曹操也
錄云盛憲字季章會稽人
異郡太守孫策定江東以憲
望恐人歸之囚禁欲殺之
論之欲使曹公致書於具
來致已誅矣初盛憲為臺郎
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
孔融時年十餘歲憲以為
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
為兄弟弟升堂見親也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半忽焉已至公

為始滿融又過二向曰公曹公也始滿海內

知識零落殆盡也銑曰零落死也惟會稽盛孝章

尚在其人因於孫氏妻孥湮沒良曰孫氏謂

喪亡也單子獨立無後助如無右臂孤危

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承年矣春

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

公恥之翰曰齊桓公也時桓公為諸侯長故

言曹公雖霸比於桓公欲今孝章實丈夫之

使救盛憲於吳故云此下曰孝章好士故

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向曰談文史之士
皆發揚美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

夕銑曰：幽執囚也，不期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良曰：吾祖謂一代孫孔子所云損者三友，朱穆著絕交論，時人澆薄於交道也。言今孝章有此困厄，若不救之，是無損益之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濟曰：一介謂單使也。長入十日，尺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向曰：可致，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皮孝章，翰曰：平議也，得失孝章要一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銑曰：要盛也。九牧九州也。孝章雖為九州牧伯，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聘道里。

乃當以招絕也。良曰：昔者燕君好千里馬，人曰：請以三月得之，而駿馬死矣。此人以五百金市骨，而還君大怒，其臣妄費金也。其人曰：且駿馬之骨，君猶市之，天果至此，則非欲馬後必有馬自至者，後一年果至此，則非欲非賢道里，蓋欲以招遠近之駿足也。言孝章繼非賢良，可收天下名望，以救之，必知公好賢，而用人必至。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之術實須得賢，而共佐成之。珠玉無經，胡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銑曰：經足也。珠玉遠在深山廣海，且無足而至者。時君好之，故也。况賢人者有足而君王好之，而不來昭王築臺以尊鄒隗，隗雖小才而逢

天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

幸自趙往鄉術自齊往幣以招賢人郭隗說

曰大王必欲得賢者至先從隗始王乃為之

築臺以師事之是發明主之至心也於是樂

毅劇辛鄒衍等至乃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

解居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以

莫有北首音獸燕路者矣濟曰向若郭隗勤誠

不為解急臨在沈溺文不拯濟則賢士亦將

以遠去無有北向燕路者賴王賢明好賢之

引去首向也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云

者欲公崇篤斯義也自銑曰稱引謂稱引古義

見此忠不盡所懷也悉盡也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陳孔璋

向曰曹洪字子廉文帝觀其辭知琳所為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後意奢說事

頗過古其實過實賊謂破蜀將張魯也說事得

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

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良曰言琳念

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工銑曰曹洪不

其人所歡弄故云自竭辭多不可一二粗

舉大綱以當談笑委曲也漢中地形實有

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四嶽曰漢中謂蜀也

險山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

人不得進謂蜀曰彼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

細網奔兕之觸曾縞考古未足以喻其易

也言我軍過彼險固若大魚之破密網奔兕

為喻言更易也兕猛獸也雖云王者之師

有征無戰而罪者不敢拒戰也征伐不義而疆

其古今常有也良言逆臣常有故唐虞之世蠻

夷得夏謂曰猾亂也周宣之盛亦備大邦詩

書歎載言其難也翰曰言夷狄大國之難

離書云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為斯皆德阻

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

之殆難倉卒銑曰察蜀之地勢言中庸處之

也急速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

豈不信然向曰來命謂文帝書陳被賊妖惑

不如此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曰夏殷

紂也無道所以喪亡苗有苗不歸率舜命禹

斃也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

則敗克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濟曰商紂也

若非有無道不敵也蓋為紂無道故然昔鬼方

主何有不敵也蓋為紂無道故然昔鬼方

若非有無道不敵也蓋為紂無道故然昔鬼方

昧崇虐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

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孟津有

再駕之役向曰鬼方也崇侯武紂之臣好議

邪也殷辛紂也此三者皆下等也紂等也高

宗代於鬼方三年乃克文王伐崇侯武且還

而還歸是再駕紂至乃克文王伐崇侯武且還

有此武功焉之說曰登一也言武王既退盟紂

成此武未有星流景集風奮霆擊長驅山河

朝至暮捷善今者焉良曰焉何也星流景集

之聖賢皆積年歲以克敵何有疾速長驅山

河之間朝至暮勝若今日之盛威也景日影

定勝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

之守不然則夫德則全無道則滅由此見之

則張魯固不及下愚之人則又知中才在中

守險不如如此則明矣不然猶不如此也

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

孫田墨鼈而力猶無所救竊又疑焉向曰來示

孫積也孫武田單墨墨翟禽滑鼈言

來書乃至以爲張魯惡積雖有田單奔牛之

智墨翟之妙巧之道禽滑鼈之辯無何者齊曰

問上其理所疑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

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官奇在

虞胥不加我季良猶在疆楚控謀說曰三人

微子箕子比干是也武王欲伐紂聞此三人



也楚將伐隨知季良在朝而不加兵季良隨賢臣

豎至疲賢奔紂勅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

猶可救也之翰曰暨至也三國謂上三仁及官

至已亡故無道有賢人可救也墟謂立墟而三

人且夫墨子之守紫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

為械堅不可入向曰公輸子為雲將以攻

以之守不可入言其有道而攻也已盡矣而墨

軍器名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名曰陽平古鎮名

在摠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肯

魚爛狀用單守即墨城為八陣謂孫吳兵法

城牛千餘頭畫以五色為龍文橫致刃於角

束草灌油括於牛尾火燒之鑿城為穴夜

縱牛出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驚痛而怒奔

鎮復用孫吳之法以布行列又用田單之設

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

毅已拔即墨矣濟曰設令據守之人無有巧

樂攀已拔齊於即墨矣即墨城名宋城墨程之

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

不救無道之國我未之聞於前古也蓋過萬

唐者效王豹之謳侯游睢淮渙者學藻續之

緣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之遺風有子勝

斐然之志

是翰曰高唐齊邑也善歌者綿駒居

風俗王漆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泲今云過故人能

織藻續錦綺有游於此者亦將學其風士所

為也我近自入益部乃尔仰司馬長卿揚雄

也子勝之遺風將迷之辭也強進之貌故頗奮文

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立謂為備靖入是

何言與汝銑曰頗少奮發也他日謂舊日也乃

家立謂我文辭皆倩人所作是何言汝輕我如

也夫駮綠驥垂耳於坳牧鴻雀戢翼於汙鳥音

池良曰驥良馬也垂耳謂未效用其力故

水也池小駮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虜之

下乘也濟曰虜輕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曰

者筋馬筋節堅陵厲清浮顧眄千里豈可謂

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補裁也向曰厲高

浮鴻也顧盼千里馬也言此亦可謂高飛遠

遊豈可借翰於六駮之駮乎晨風鷗也六駮

名馬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噓其也洪白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阮元瑜

良曰魏志云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

人出也宏才卓逸不羣於俗曹公為司

孫策與曹公俱事漢後孫氏割據江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猶姻

媾之義息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

猶如也言如媾之義亦如舊不移曹公所以

女配象之弟匡又為子章取孫貴女言所以

建異而恨者恨中離絕矣孤懷此心君豈

好相知日恨者恨中離絕矣孤懷此心君豈

同哉豈謂孤曹公自務每覽古今所由改趣

向日言人心所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念氣

由有改趣向者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念氣

危用成大變乃起我釁者心有怨忿心氣危

勇用成大變乃起我釁者心有怨忿心氣危

亂也謂下韓信為楚王人告作反高祖

望於無異乃徒為淮陰侯信因此遂反是傷

心失楚也初光武以彭寵為漁陽太守大將

軍恃功高欲帝以殊禮待之及後見上上臨

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銑曰陳豨反高祖與

豨通謀及豨敗事覺高祖召豨豨稱疾不行

則疑畏高祖曰有嫌隙故爾淮南王英布

鴻布便發兵為此皆事之緣情而為之反也

孤與將軍息如骨肉也骨肉兄弟也

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州本朝

也言權既授江南之地漢又不奪其國今不

屬本朝以為阻絕豈若高祖奪韓信之國捐

棄奮情以致於怨恨乎蓋抑遏劉馥相厚益

隆寧放朱溥顯露之奏

濟也壽州刺史劉

護每請伐兵而曹公常過絕不許蓋相厚之

情崇也源陽太守彭寵見光武有怨色光武

建二一 三十七

知歡之今以問幽州牧朱博得曰寵恃功欲握手
交歡之今以問幽州牧朱博得曰寵恃功欲握手
論權非朱博乎明謂進言於天子以無匿張勝偵
他故之變與良曰張勝燕王盧維之臣也高祖
改使張勝於匈奴擊陳豨陳豨求胡乃為人所說
日國上書請族殺勝匈奴報維前意維乃許與
胡反以書請族殺勝匈奴報維前意維乃許與
論他事以為亂勝家屬此為匪藏張勝而思貧
之故以事為亂勝家屬此為匪藏張勝而思貧

匪有陰搆賁肥赫之告謀反叛其大夫黃赫
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鹽也維向曰言非與盧而
忍絕王命明弃碩交實為佞人所搆會王命曰
謂天子之命碩交謂朋友也曹公相屬言
所以絕命弃交實為誚佞之人所搆作會

獨成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
易為變觀加以辨利故能動聽因形設象
必信而為易收觀心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
文夫雄心能無殺憤禍難之理動以辱取之以
惡則雄憤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

作色而怒雖兵折舌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
也向曰蘇秦說韓王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後
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作色攘臂曰
寡人雖死不為大王事秦當是時韓王雖兵敗地
割亦不悔此折猶敗也仁君年壯氣盛緒

信所壁少也氣勇氣也緒順變寵也言權年
信所壁少也氣勇氣也緒順變寵也言權年

也向曰蘇秦說韓王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後
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作色攘臂曰
寡人雖死不為大王事秦當是時韓王雖兵敗地
割亦不悔此折猶敗也仁君年壯氣盛緒

信所壁少也氣勇氣也緒順變寵也言權年
信所壁少也氣勇氣也緒順變寵也言權年

信所壁少也氣勇氣也緒順變寵也言權年
信所壁少也氣勇氣也緒順變寵也言權年

信所壁少也氣勇氣也緒順變寵也言權年
信所壁少也氣勇氣也緒順變寵也言權年

信所壁少也氣勇氣也緒順變寵也言權年
信所壁少也氣勇氣也緒順變寵也言權年

少勇氣之方盛順也既懼患至兼懷忿恨謂敵國
信所寵之臣也謂敵國
之患難也謂敵國
恨敵國之未滅也謂敵國
不能復遠度謂敵國
孤心近慮謂敵國
然之成議謂敵國
遂齋謂敵國
見薄之決計謂敵國
飛謂敵國
謂衆加劉備相扇揚事結疊連推而行之謂敵國
劉備蜀帝也謂敵國
為影接畫果也謂敵國
相與之結好聘問相通以想暢謂敵國
本心不願於此也謂敵國
揚而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謂敵國
運幸將欲泰平也謂敵國
類方夷狄懷德而來也謂敵國
異類謂夷狄喜得全謂敵國

所

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向日如
皆謂權也謂敵國
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謂敵國
老共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謂敵國
也謂敵國
子妻胡君以定其意其後羣臣言伐胡者殺謂敵國
謂鄭之親於己遂不備鄭鄭於是襲取也謂敵國
公與蔡氏親姻有此謀之詐也謂敵國
乃使仁君離謂敵國
然自絕謂敵國
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謂敵國
爭二族俱榮流祚後嗣謂敵國
中誠之效也謂敵國
抱懷數年未得謂敵國

散意向三日抱此平生之數昔赤壁之役遭離疫

氣燒灼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

挫壁大破曹公臨荆州權遺周瑜擊之戰於赤

取言敗也此書以避惡地非瑜抑挫者江陵之

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徒民還師又非瑜之

所能敗也瑜守之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奔城

而足又云物盡穀殫移人還師非瑜侵陵也荆

之本非已分我盡與君翼其餘非相侵肌膚

有所割損也與向君謂曹仁非吳分謂屬蜀也我

非相侵割者言無傷於孤也真其望也思計

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日良

我思計權此變亂亦無傷我權何必自高帝

遂其志迷於臣子之道不復還悔其心

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美君之

負累力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

即位田橫逃海中帝使謂之曰橫來大者王

小者侯以其設爵以延引也朱鮪守洛陽光

武招之曰來爵位可保吾不食言河水在此

故曰指河為誓言權負罪累何如二人也豈

願教孫權歸漢之言德音猶美舉往年在此

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九江貴欲觀漢文

子反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

計也濟曰譙國名載乘也九江流有九也

當移其人居也故曹公觀其將恐議者大為

形而安定之非有女吳之計其將恐議者大為

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回

情之翰曰是時江西戶十餘萬渡江入吳恐權

漢患重以此事當未肯回然智者之慮慮於

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者規度兆見也

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

趙禽王濟曰吳王不用伍子胥之諫子胥知吳

之臺言國亡荒廢故為麋鹿所游姑蘇吳臺

名者伯齊卿也專權疆盛請地於趙趙不與

之內智伯弟智果必知其兄為趙所擒乃改姓

乃慮未形度未兆也稷生謝病以免趙難

陽北游不同吳禍濟曰稷生者漢楚王戊門

後志設之稷生曰可游矣王意怠也稷生乃

謝病免而去鄭陽事具王稷稷謀反屢諫不

納乃北游稷等王後楚王吳三並與七國連

反誅也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

知著耳陽也此戒權通變以歸漢也君以君

之明觀孤術數量良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

少力之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

未然輸日相計土地人力我豈少之不能遠

能取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

得渡亦未必也向險故云亦未必也夫水戰

千里情巧孝口萬端戰之謂水越為三軍吳會

不禦當吳日越代吳軍大敗禦敵也漢潛夏陽

魏豹不意疑兵陳船欲渡臨晉伏兵從夏陽

以木罌引兵逆信信虜豹夏陽地名不江河

雖廣其長難衛也為衛護亦不可恃也長遠難

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所良為之此不得盡言

也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似為威脅重敵人

之心濟日曹公言所以致此言者將修舊故

也重生敵入謂推也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

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與慰納辭

遂意扶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向日

自引軍還而具以書納勤誠而詳順意小

遠而或起慰問之書以納勤誠而詳順意小

適以謂盡力不恐恃相動也役但明效古當自圖

之耳翰謀之效學圖謀也當昔淮南信左吳

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

夫不寤終為世笑信其臣左吳之策後漢隗

此萬代一時之言武時彭寵反皆受親近婦

人及宮吏之計此三人所笑也梁王不受詭

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

君少留意焉翰日梁孝王怨表益遂與公孫

出有謀使案覆詭上勝皆潛王宮韓安國諫之
後漢光武辯士張玄說融不可歸漢宜各據
土地可為六國也融不從其言乃斥逐之決
策歸漢光武封為安豐侯檢校司空二賢
也願權留意察前事思禍福也若能內取子
布外擊劉備文武內外之事取謂殺也
效赤心用復前好者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
高位重爵坦然可觀然濟寬也上令聖朝無東
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與兵甲不君
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
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姚彼二人忍不加罪所

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肯為此也

鏡曰忽迷姚親也二忍加罪則為小人也若
內之賊害也起大雅謂君子大仁者憐子布願言

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以從事取
其後善與俱來我亦能傾心除去宿恨順

於朝取其後善亦掩前惡但禽劉備亦足為
效開談二者審處一焉向設內取子布外設

備一也若憐子布但禽劉備是二聞荆楊諸
也此二者審詳處置其一計也
將並得降者將良得日荆揚州漢皆言交州為君

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濟使通曹公權覺

之執而囚焉又揚州刺史劉正禮濟也疫旱
 保豫章以距權命不承身執事之故也
 並行人兵損滅各求進軍其言云云
 旱人云云損滅各求進軍其言云云
 未以為悅不濟故不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
 信幸入之災君子不為謙之日未信有降者自
 疫之災若乘不遇此敵以襲於人君子所且又
 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
 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良日言加
 以憂百姓庶幾猶望明德謂孫權言我與
 望君來昭然為副或言不勞兵馬而得君來
 是於孤更故案兵守次遣盡致意古者兵
 益貴也

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迴意止日
 次不前也言止兵守道而不前也古者雖兵
 相交而通使往還必在中及孤謂思思及我
 也虛心謂寬心能是以應詩入補袞之數而
 容納眾善之言
 慎周易牽復之義甫補之詩云袞君之上有服也
 仲山甫補之善補過言權若來降是以為善也
 矣易云牽復言相引復歸順道以為善也
 率引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
 也
 已良如龍魚濯鱗於清流之水如鳥飛翼於
 亦如龍魚濯鱗於清流之水如鳥飛翼於
 高天之獨路來降之時
 正在此日勗勉而已

與梁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魏文帝

翰日朝歌縣名時文帝為魏王
 太子在盟津小城與質此書

五月二十八日 不白李重無恙 旬日 不文帝

者猶言李重安否 塗路雖局官守有限 日

也 局近願言之懷良不可任 也 良猶實也 任相思

也 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 謂日

難理朝歌梓左遠路書問每念昔日南皮之

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 翰日南

禮樂易春秋百家謂百氏諸子書彈其閒設

終以博奕 向曰彈棊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

耳 銑日娛樂也哀箏謂箏聲馳騁北場旅食

南館 濟日旅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

白日既匿繼以朗月 良日 匿 同乘並載以游

後園 載連車騎 並 輿輪徐動賓從無聲 輿日

也 徐綏也賓從謂侍從 清風夜起悲笳微吟

樂往哀來愴然傷懷 反 銑日 笳 笛類 言物極則

懷 余顧而言斯樂難常 此 樂 難 常 如 此 言 足

下之徒咸以為然 實徒謂諸友 今果分別各

在二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 翰日 元瑜 院 瑤

變也異物謂生每一念至何時可言 向日 其

死為物各異 何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 仲 統 日

時與質言之 至之日 景風至也 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而

是 一 十 五

邀游北遵河曲清日時駕車馬而從者鳴笳

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良日啓路謂引前

也時帝為太子故文學節同時異物是人非

我勞如何雖是日時異謂此時不同游也時物

何如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平行矣自愛

不白枉道行矣自愛謂地行政治自愛聲譽

與吳質書一首

濟曰是時魏都疫病諸友多死故與質此書叙情也

二月三日不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

行謂四時運行復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

况乃過古之思何可及濟曰詩云我祖東山

于今三年此數三年為遠况四年雖書疏并反

未足解其勞結憂心之結昔年疾痲親故多

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離徐陳應劉

也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俱歿其痛何可言也昔日游處行則連輿

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也向日與車騎每至

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

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鏡曰樂極不知樂所謂

百年已紀分聲可長共相保是濟曰百年之歡

長相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良日

保也

也死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

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

可復道哉翰謂不可復道也觀古今文人

類不護細行鮮皆能以名節自立向曰類例

也言古今文人例不獨行文章或而偉長

獨懷文抱質恬淡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

彬彬君子者矣文銑曰許由隱箕山言幹之才

之志彬彬文質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

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濟曰

然有述作之意良曰德理應場字斐然疆其

才學足以著書義志不遂良可痛惜翰曰言

良實也矣間歷覽諸子之文對之亡淚既

痛逝者行自念也向曰間時也痛死若逝去

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銑曰孔璋陳琳公

韓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

時人濟曰道盡也言未盡美矣元瑜書記

翩致足樂也良曰元瑜字子敬亦書類翩

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

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翰曰仲宣王粲

體稍弱不足起文無過於昔伯牙絕絃於鐘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

人之莫逮音代向曰伯牙善鼓琴而鍾子期絕絃不復鼓琴痛知音之難遇也賢門人莫

及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一時之雋也雖未及諸子謂徐陳應劉阮王也言今之存者

已不逮矣濟曰言今文存者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良曰言後生

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良曰言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已長大巧懷萬端所懷者萬事也時有所

意至乃通夜不曉銘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思慮志意不類昔日已

如老翁也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武也更猶歷也吾德不及之年與之

齊矣武年與光武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象星之明假日月之光謙曰文帝固

居太子也動見瞻觀何時易去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良曰言既非材而處重任與勤

皮之日遊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漢曰乃思少愛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壯之時真可

努力以追宴樂歲月一過而往不可頃何以
攀援而駐之故秉燭夜游實有以也頃何以
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叙心
不白文章無於邑謂不得志也裁制也

與鍾大理書一首

銑曰鍾繇字元常穎川長社人也為
大理時文帝為太子在盟津聞繇有
玉珠意願得而難公密使弟子建因
人說之繇即送珙太子祚書與之繇
本曰良玉比德君子珙璋曰義詩人
子比德於玉焉顯顯印印如珙璋之
如璋此蓋美之也珙璋亦玉也晉之
垂棘魯
之與徐璠附宋之結綠楚之和璞良玉皆價
越萬金貴重都城徑尺以獻魏王於野得玉
無以當之此天下寶也王問其價王曰此
王者千金此言以不貴有稱疇昔流聲將來
謂自古也今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蒲雙禽
垂棘之晉既滅魏而魏真以復其璧是為
遂許禽之晉既滅魏而魏真以復其璧是為
獲禽也和璧入秦相如抗節氏璧曰趙王得和
使人求璧於秦王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使藺相
如奉璧有瑕請指示如視秦無意與却相如乃
前曰璧有瑕請指示如視秦無意與却相如乃
復取璧俱碎於柱矣抗立也竊見王書稱王白
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

也粟木實蒸之其色鮮黃言美玉有如此色
截割也肪指脂也譬比也雞冠雞憤也侔類
也粟木實蒸之其色鮮黃言美玉有如此色

也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
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君子然願親美玉有
如思行私心所慕仰也然曰寶邈焉已遠秦
漢未聞有良此向曰四寶謂上白黑赤黃之
良玉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
未副逐常思見良寶有如飢渴今終未副此
也情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
驚喜笑與林十會美玉為之也言聞此寶笑
而撫手也會謂笑手同發當自白書恐傳言
未審是以念舍弟子建因首仲茂時從容喻

鄙旨良曰神為子建先客以勸喻乃
不忽遠厚見周稱願厚見周至以稱述謂
也有書鄴騎既到寶玦初至向曰謂使從捧
匣跪設五內震駭開鏡曰匣以盛玦者跪坐以
情震繩窮匣開爛然滿自繫繩去盡匣開見
來故爛然盡也猥以蒙鄙之姿得親希世之
寶之良曰帝諱也不煩一介之使不換連
城之價之所易者言亦不換我此價乃得奇
寶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
向日道使相如奉盛於秦即昭王坐章臺相
如詭奪即上所述也言美觀則如昭王而欺

五十一

奪之事則無矣乃真嘉貶益腴典敢不欽承
惠我也說猶歎也
厚欽敬也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不白

與揚德祖書一首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

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

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

鷹揚於河朔翰曰漢南荆州也鷹揚謂文體

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謂青

州海隅東德璉發跡於此魏定下高視於上

京濟曰是下謂脩也其文最高當此之時人

人自謂握靈地之珠良曰珠家家自謂抱荆

山之玉向曰言人皆自吾王於是設天網以

該之網盡也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翰曰該

也都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詩絕跡一舉千

里也銑曰騫高飛貌絕遠也以孔璋之才不

闕於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

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頌

盛道僕讚其文濟曰子建前有書與陳琳

而讚美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

言其不知音

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翰曰鍾子期知音聽必不

失至今稱之我亦不可妄歎陳世入著述不

能無病僕常好入譏諱且其文有不善應時

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

以才不過古辭人辭不為也翰曰言我以小

不為潤飾也敬禮謂僕知何所疑難及前入

我潤飾其文君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

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為我潤飾也但

改定吾文也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

父之文辭與人通流齊曰孔子文辭亦與至

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

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翰曰孔子制春秋之

之徒莫能置一辭過此已也作蓋有南威之

容乃可以論於淑媛于有龍淵之利乃可以

議於斷丁割向美也媛美也龍淵寶劍也

宮者有美女之容乃可以論後宮之位有寶

其文也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丁訶

呼文章拮据之利病拾利善病惡也荷偏

善惡人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此五霸於

下一旦而服千人齊曰齊有稷門談說之士

毀亦罪五帝三王五霸而後下服之者有千人
夏殷周五霸秦繆楚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
莊齊桓晉文宋襄也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
趙軍南趙伐高唐亡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
之師還高唐之兵人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
生之言有似鼻音人皆惡之田巴於社口
不易業終身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
之談也
仲連才不過季緒者求之不人各有好尚蘭
難豈可不過季緒者求之不人各有好尚蘭
侍孫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
良日蘭能孫蕙皆香草昔有人身大臭妻
親戚無能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
如文人所畫夜隨之亦威池六莖之發衆人所

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
今世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
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
去易輕棄也轅野人歌也推言今之我少擊
所著文章一卷相與衆人論之雖街談巷不
可輕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章示來
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
不為也
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

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謂侯金石言
 堅不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謂
 勲績皆著吾志未果吾道不行謂我若未
 則建功業之志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
 是吾道不行謂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
 得失謂時俗無實也謂植著書述百官之
 義之衷成一家之言謂植著書述百官之
 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召之皓首豈今
 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惑恃惠子之知我也謂
 要約結白也時著此書米約至於白首尚
 不已豈獨今時之論乎今我有此言而不惑
 子思慮之知我明早相迎書不重陳曹

指白

與吳季重書一首

植曰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謂大得為密坐
 在卧反向日常謂謂雖燕飲謂日也謂終其於
 別遠會希猶不盡其勞積也若使觴酌陵波
 於前筵簫瑟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去
 虎視謂重也謂鳳觀言有和容也謂虎視也謂下謂季
 也謂蕭蕭不足疇衛霍不足侔也謂良日侔等
 參文武之道不可以此四子等並謂左顧右
 眄謂若無入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

爵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翰曰喻有文武之
見資容威顧若人雖不用於時且快我意
亦如過者之門而開口大爵雖不得食其
肉亦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
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軒酒濱之
梓以為箏向日雲夢澤名食善填巨壑飲若
灌漏危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日
巨壑大坑也言食多危酒盃也言飲然日不
酒速盡如灌漏盃酒不停於盃中
我與曜靈急節也曜靈日也我與言不與我
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良日面謂
送過也參商二星名常不相見也言相見也
送過也參商二星名常不相見也言相見也

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翰曰六龍日車也
止和日御也言借光景之速思抑六龍日車也
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良日過
處濛汜日入更折若木而執之而不去閑
綠懷戀於日光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向日意
反側謂志不安也何得所來訊文來委曲擘
如何猶奈何也何得所來訊文來委曲擘
春榮澗若清風鏡曰訊問也擘盛美貌也
申詠反覆曠若復面謂若相見也復其諸賢
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浪謂休還所
公事可吟意誌事小史諷而誦之謂如事少

夫君子而不知
音樂古之達論
謂之過而蔽
六臣本有世三句

知文者賢為朝歌令言文章之難非獨今也
古之君子猶亦病諸猶難之也家有千里驥

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銑曰人皆曰良馬美玉以其常有之則不以為珍墨翟不好

技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妓而正值

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齊曰墨

樂而朝歌非妓樂何謂過之而迴車也其

有不知音之蔽也足下正此縣想亦助我

求而不得者日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也

良曰佳善也言求而不得善者日日有之未

且改轍而行非良樂之御身民而治非楚

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善御曰王良伯

良馬比吳黃言良馬之御車不移改轍跡不

變易行步或吳黃善政無速移也易俗移風

而為政理非難之而治故願賢勉之也此適對

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向曰授

荅東阿王書一首

吳季重

銑曰東阿王曹植也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來之

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齊曰惠貺賜也所奉

謂開伸展也。網繆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

遷也。而良相連貌也。小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

之卑微也。前百日至尊天子也。今借而為自旋

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敬思越，惘焉

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

身賤犬馬，德輕鴻毛。向曰自旋，還越失也。

從郭還勝之時也。伏念宴樂之事，惘然驚懼。

而身賤，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

貌身賤，德輕鴻毛。向曰自旋，還越失也。

門斗玉堂，伏極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

也。北極也。金門也。以金飾也。玉堂美言之也。伏

辭知威儀，虧替言辭，漏深也。思列反。濟曰替失

無毛遂，耀穎之才也。良曰趙公子平原君趙勝

適楚門下，求勇士二人，曰賢士處九人，餘無可

者，其未見也。左君曰，賢士處九人，餘無可

生無所到也。遂為之辭曰，臣若早聞先生者，是

勇之出，及到也。遂為之辭曰，臣若早聞先生者，是

無馮諼，爰火三窟之效也。翰曰，薛公孟嘗君田文

客誰習會，稽能為文，收債於薛乎。馮諼曰，臣

能及之，文謝之曰，先生不羞，乃有意為吾臣

而反文曰，視文家無者，市之說曰，收債畢，何市

選二十一 五

遂還文曰何市焉設曰至竊計宮中多珍怪
豹馬實外糜美人充於內所寡者義耳今臣
賜人而義其券人皆稱萬歲此市君命盡以債
悅後齊王免文相而歸薛未至百里人扶老
詩之矣文曰於道文顧謂薛曰所市義者文不
見之矣一密矣請免所以免於死昔有三密矣
今持君金一千片請更乘二匹乃西說魏王
使則黃懼又持黃金千乘來聘文此二密也齊
王反國又懼先王君器立宗廟於薛既講文
報文曰三密已成君可高枕而為樂矣折節
之禮曰信陵君魏公子無忌自迎夷門侯嬴
賓客不讓從車騎虛左之位公子夷門侯嬴
上坐不讓飲平原君使之求於魏魏王使秦
伐趙將十萬救趙秦聞之懼秦遂令止諸侯
救趙者必救兵伐之魏王懼秦遂令止諸侯

車公子諫救趙王不從用侯生計盜兵符使
未亥殺晉鄙代之將以救趙邯鄲遂解此美
述之意可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胃
臆懷眷而情一邑者也魏侯生也質所以憤
積懷眷於古人願效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日
志誠也偷己憂親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日
究盡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
也

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去
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者肉也此並置植書文也
庶幾自謂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謂所尊敬
也言志所尊敬之意非獨也此古思投印釋蔽
人通言尊敬之意非獨也此古思投印釋蔽
朝夕侍坐

朝夕侍坐
去職相侍坐於子建鑲仲

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濟曰仲父也孔子遺訓

謂六經要言對清酌謂五經也對清酌而不酌抑嘉肴而不

享建雖對酒而不酌止肉不食亦將醉飽也

使西施出惟嫫母待側斯盛德之所臨明

哲之所保也翰曰西施美女也嫫母醜女也

義相合也相與覽孔子之遺訓老子之要言道

安也保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白曰近者

走動也述飲宴之時也秦箏瑟徽二人迭奏日

於座在亦濟動也壘鼓瑟鼓也激耳嘈嘈而無聞

情踊躍於鞍馬良曰嘈嘈喧甚也謂歡樂言

可北儻肅慎使覓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

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翰曰肅慎百越

備劉備言音樂之和盛可令夷狄貢還治諷

采所著觀省思英瑰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

表也向曰遠治謂休公務之暇乃諷眾賢所

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平鄭七子賦詩春秋

載列以為義談宋過鄭武與諸侯大夫會于

伯武曰請皆賦詩以終君惠伯有子觀七子之

春秋書之以為美談也質小人也無以承命

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濟曰仲父也孔子也

謂六經要言對清酌而不酌抑嘉肴而不

謂五千文也享建雖對酒而不酌止內不食亦將醉飽也

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

哲之所保也翰曰西施美女也嫫母醜女也

為待也相與覽孔子之遺訓老子之要言

義相合此可謂盛德所履明智所安也哲智保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向曰近者

安也秦箏瑟徽二人迭奏日

建所迷飲宴之時也秦箏瑟徽二人迭奏日

美也二入謂舞者填蕭激於華屋靈鼓動

於屋左亦動也靈鼓設鼓也激也耳嘈嘈而無聞

情踊躍於鞍馬良曰嘈嘈喧甚也謂歡樂也

可北儻肅慎使覓其柀矢南震百越使獻其

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翰曰肅慎百越

備劉備言音樂之和盛可令夷狄貢還治諷

采所著觀省思英瑰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

表也向曰還治謂休公務之暇乃諷眾賢所

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平鄭七子賦詩春秋

載列以為美談宋趙武與諸侯大夫會于

伯武曰請皆賦詩以終君惠伯有子觀七子之

志於是各賦詩也子謂君展伯有子觀七子之

春秋書之以為美談也質小人也無以承命

濟曰言無文又所答賦辭醜義陋中之再三
然汗下報然謂勳取而得汗下也此邦之
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
之有乎蓋休職致仕各朝歌者謂菴之清文
三事大夫皆為諷誦何但小史而已菴重
菴言訓以政事側隱之恩形乎文墨事向政
之事也側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
武歌且舞鏡曰墨子過朝歌即日迴車而質
樂也舞言人歌儒墨不同因以久矣道尚樂
墨子非樂不也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五
同亦以久也

小曰旅言朝歌縣武之閒不足以騁巧
武亦跡也言步跡之閒地小何足使良馬
騁其軌跡也此託言朝歌小邑不足見譽
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向曰此墨
戴易行言也贊託言若不改今處此而求大
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銑曰絆
足何以道行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也
濟曰致後猴於檻中不勝見恤謹附遣白菴
不敢繁詞銑曰恤呆質白

與滿公琰書一首

應休璉

翰曰滿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象其白昨者不遺猥見見照臨至日言炳雖

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春於逆旅無以

過也向曰言猥照臨則雖侯贏納無忌之戲

生所居也逆外嘉郎君謙下去之德內幸積

才見何誠知已才銑曰嘉善也即君謂炳也頑

以爲知已也炳父寵爲太歡欣踴躍情有無

量者相過也嘉是以奔聘僕御宣命周求良

教命周求饌食以給公瑛陽書喻於詹何揚

倩說於范武鈞魚也昔人揚情有酣酒者酒

甚美而不售人問曰其狗使陽書曉喻詹何

古之善爲酒者此言求酒使陽書曉喻詹何

說范武使其酤之故使鮮魚出自潛淵芳音

發自幽巷酒也發也繁姐綺錯羽爵飛騰

錯亂羽爵酒也繁姐綺錯羽爵飛騰

徽義渠哀激官也微調也義渠國名其樂哀

重也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

顧尚書之期良相曰漢朝權夫字仲孺有姊服

不敢辭有姊服而與之行也同產謂姊也陳

驪駒就駕意不宣展將行而歸也言日暮言

歸樂意猶追惟耿介迄于明發向曰惟思言

未宣展思不安至也明發曉時也適欲遣書會承

來命謂銑曰有使來也知諸君子復有漳渠

之會水名曰漳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

野之望良廟曰伯陽謂老高樹鬢朝雲文禽蔽

綠水翰曰文綵之鳥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

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向日夷平敞

多沙場平坦而光明也肅穆清風貌京臺燕

管不獲待坐良增悒悒銑曰不得在待坐同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書傳所不載

寡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曰有無人之歌

閩因閣郡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

良曰詩云太表出田卷無居人又云出其間

人則詩思之意風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

進見拔皆鷹揚虎賁有萬里之望翰曰宿舊

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技向曰薄

薄也拔擢而任用之鷹揚虎視言其薄授助

無親朋在朝之貴者高妙謂朝之貴者言塊
不能追參朝貴復如鳥之效翼栖於故林塊
然獨處有離羣之志獨居貌然汲黯樂在郎
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
言千載思度其事可知也
結駟之跡良曰結駟連騎也陳平家貧好學
悲楊雄堂無好事之客翰曰揚雄嘗酒而
也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惟讀董仲舒常下
家貧於孟公無置酒之樂置酒為樂孟公
公無此樂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机榻
劫案也幸有素生時步平此雅蘇子豐七清

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一閑子良曰幸遇
時來與環言談足也玉者君子比也無蘇
薪草也慶欣也言薪草不及蓋無食可為也
周黨每過問仲舒其飲夫皮朽者毛落川涸
水而已故環有似此者
者魚逝謂死也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
然之數豈有恨哉向曰秋物雖榮者沾於霜
賤否泰亦自然之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
數也豈可張眼哉
大弟謂曹
長思也
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環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濟曰岑文瑜
為廣川縣令

環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少藥銷鑠草木焦

卷石良也日礫處涼臺而有鬱蒸刺之煩浴寒水

而有灼爛之慘濟曰雖在涼臺浴寒泉亦字

雷雖廣無陰以憇翰曰憇雲漢之詩何以過

此向曰雲漢詩美宣王德不能過於今日求土龍

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濟曰土龍泥

物也矯舉也玄寺謂祈雨祈鬼神之事故玄

里也也里間備之歷旬靜無徵數良曰祈明勸教

之術非致雨之備也銑曰在占極下民躬自

暴露謂躬立於日也拜起靈壇動亦至矣

向日靈壇也昔夏禹之觴陽軒于殷湯之禘

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溇沛日

禹治水以身祈于陽野之何禹言未發而水

辭矣旋流不息也湯大旱以身禱於桑林湯

辭未終而雨已滂沛今者雲既積而復散雨

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

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銑曰此蓋精誠不至

之異及膚侵肌者言用心苦切也則湯在桑

林之禱自割髮翦爪以為犧牲雨乃大至

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

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翰曰殷邢無道征

明其善與不善之應如影隨形想雅思所未

又謹書起予否向日恐其不致至誠不知善應壞白

與從弟君苗君胃書一首

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環報開者北游喜歡無量近也日開登忽濟河

曠著護矇濟日也山名濟渡也曠然游覽風

伯埽涂兩師灑道向日也風伯兩師致風

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良日言

酌春酒則接武茅茨涼過夫木廈翰日武武

之室也茅茨以草為屋大廈大屋也廈言相與

肴脩味喻方丈也銑日厚四指日膚着肉脩脯

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菟營柳之下破塘日

池水也苑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鑿日向

猶茂也苑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鑿日向

德君子也若華日所過處言折取以鑿日使

景其弋下高雲之鳥餌二出深淵之魚蒲車

餘讚善便撰緣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

於虞韶趙人流道於京臺無以過也翰日弋

也蕭且古之善射人也讚述也便嫻古之善

釣者我之所美雖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

肉味楚王游京臺而忘歸亦無以過我樂

也通游也韶舜樂名故云羸韶京臺游觀之

名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良日班嗣報桓譚

萬物不干其慮栖遲一丘則天下不來還京

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嚙塵濟日墳思

樂此上每設寤寐銑曰樂思隱逸不離家寐

宰字上善白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言度此水

不在昔伊尹輟耕鄧質揮投筆思致君於有

虞濟蒸人於塗炭向曰伊耕於有華之野

命後漢邱憚與鄭次都隱於弋陽山鄧揮歎

日天生後士濟天下人豈可為巢許而去堯

如隆泥火意欲濟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

沈釣緝是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銑曰

也耒耜農器也山陽縣名然山父不貪天下

之樂會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翰曰山

也非大其志欲禪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

以安不懼也非以食天下為樂曾參云晉遠

以富不可及彼以富我亦其仁彼以爵我前者

邑人念弟無已念其才鄉邑之人欲令州郡崇禮

禮師官授邑誠羨意也濟曰欲令州郡崇禮

教授鄉邑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

未遇也徒有飢寒駭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焉言待聖人出則人壽促何可待也

且宦無金張之機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

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

向日金金日碑張張安世子孟霍光字也並
用勢漢朝淮南子云隴西之游喻躁急也言

游者志欲疾而益沈也越人學遠射仰天子
 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求官游官無金張子
 孟之獲而謀富貴珠異亦如欲幸賴先君之
 疾而沈射遠而近也圖謀也考之餘慶也
 靈免負擔之重免日謂賴祖考之勤勞也
 丈人畜難種黍良日以子路從夫子問曰
 夫子乎文而曰止子體不勤五穀不問曰
 見其子焉明乃養雞黍以告子曰隱者也
 言從蹤此文乃養雞黍以告子曰隱者也
 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墳籍為典寶
 也無成游言以增邑邑言也邑言謂不當
 收之田宜以為意向日郭外曰郊外曰廣
 半字吾將老焉銑曰吾將老矣何所用也
 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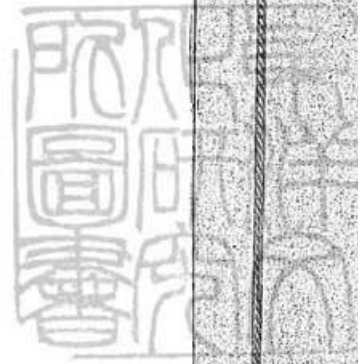
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
 珠友人也生者有德相見在近不復為言
 之稱也朱明夏節也慎夏自愛向日慎夏
 言劉杜二生相見慎夏自愛向日慎夏
 在劉杜二生相見慎夏自愛向日慎夏
 報

文選卷第二十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石印
圖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